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本期两篇书评文章都聚焦于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胡知凡教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文史·美术》与苏州大学万竹青副教授的《历史的审视：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研究》。前者以“教科书”这一具体载体为轴心，运用严谨的历史叙事与丰富的图文实证，细致勾勒了1840至1949年间美术教科书从萌芽到成熟的嬗变轨迹，为读者理解近代美育实践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画卷。后者则从更宏观的“学校美术教育”体系切入，以教育思潮的演变为脉络，深入剖析了近代美术教育从“技术实用”到“美感教育审美”，再到服务社会、尊重儿童的思想嬗变。两书一重具象载体，一重思想脉络，共同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不仅为我们厘清了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源流，更为当下推进“以美育人”、落实核心素养导向的美育课程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镜鉴与思想启迪。

——编者

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读《百年中国教科书图文史·美术》有感

■李于昆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文史·美术》
石鸥/主编 胡知凡/编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及其胜衰兴亡的真实记录。将美术教科书的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也是如此。胡知凡教授编著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文史·美术》（广东教育出版社2024年12月第1版），不但弥补了同类研究书目的空白，也同样反映和折射这一历史观，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一是历史叙事观。对美术教科书的态度，首先反映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历史态度。书中的内容框架和叙事结构限定在“百年”时空中，即1840年—1949年这一时间概念中，这个百年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和教科书由滥觞到成熟的发生发展时期。从框架目录中看出，作者写作过程遵从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将教科书的编写纳入宏

大的社会机制和历史发展进程中。该书以时间为经，以美术学科为纬，全面梳理了百年美术教科书在我国编辑出版的时代背景、政策环境、编审制度、主要机构、编撰群体、内容概要、形式体例等，细致分析了教科书的内容选择、插图构成、教材形态等。由此组织筛选材料，条分缕析，线索清晰，层次分明，章节与章节之间互为联系又有发展、变化和递进，在线性的时间中为我们的阅读和理解呈现出立体的教科书编写形状。严谨的分类和语言文字的表述，让我们在阅读中了解百年美术教科书的起伏、呼吸和命运，增进我们对已经逝去的泛黄教科书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在阅读这些历史现象中看到了百年美术教科书发展与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民族、社会和教育，以及外来文化影响等紧密相关，勾画出一幅宏阔的中国近代美术教科书图景。

二是多维视角观。系统研究近代美术教科书的发生发展规律，目前还是一门“冷学”，成书者寥寥。该套丛书主编石鸥教授赞誉胡知凡教授之于美术教材史是国内为数少之又少且长期坚持研究并获得成果的学者。如何从浩瀚的史料和现象中切题研究，抓住本质，提出问题，归纳总结，上升规律，指导后学，启迪当下，确乎是一门大学问，是科学研究。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多维研究视角，限于篇幅舍更多宏论而择

其三点述之。

开卷有益，起始对美术教科书的名称正本溯源，提供了“顾名思义”的科学回顾与定论：从中国古代将绘画看做手工艺类“画绩”“丹青”“图绘”到手工类“木工”“皮革工”“陶工”等，到随着新式学堂兴起，引入日本中小学图画科、手工科，此后“美术”一词开始在我国使用，及至1902年王国维首次使用译名美术（fine art）在汉语出版物中出现，定格今日之美术语义。但无论如何变化，总起来看都还是在审美与实用、文化与技能这一范畴中展开，直至发展为现今的美术与设计学科，都是有迹可循。这是历史客观发展规律，中外概莫能外，由此通过这一教科书名称，以局部观整体，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中小学美术教育和教材史、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等提供了研究基础。

其次是图文并茂的写作方式，作为图文史美术教科书，图像的使用构成本书的一个重要资源，大量原始教科书图像等一手资料，呈现近代美术教科书的真实镜况。由此让我们具身感受到百年前美术教科书的脉动韵律，平添了我们阅读时的可视觉感和温情感。

再次是文本注释，作为教科书图文史的文献考据运用，注释也是构成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质。正是这种严谨务实的注释态

度，为本书增加了文献性和历史性价值，为读者更好理解百年教科书图文史增加了准确性和可信度。

三是当代立场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阅读本书，启发我们如何从当下的立场理解百年美术教科书蕴藏的思想意义和当代意义。从这一视角看，以史鉴今，美术教科书的当代立场观体现出：早期美术教科书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美术教科书编写具有借鉴学习意义，知古晓今，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早期美术教科书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媒介，保证了新教育思想的传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早期美术教科书有形和无形中培养了人对视知觉的美感能力，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培养了大批新学人才。

坚持面向未来，以美育人，塑造完整人格；坚持中国立场，多元融合，增强文化自信；坚持核心素养，创新思维，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当代美术教育指向。通过美术教科书展现时代风貌，激发学生的审美力、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阅读百年美术教科书图文史得到的启迪，是站在当下审视美术教育和教科书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是“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之意义所在。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文化脉络中的美术教育觉醒——评《历史的审视：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研究》

■王晔



《历史的审视：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研究》
万竹青/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鲜少关注“美术”学科如何从传统“画学”演进为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进程。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万竹青副教授的专著《历史的审视：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研究》正是一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的学术力作。该书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既考察了各个时期课程制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又分析了课程内容的教学倾向，为美术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更为当代美育课程改革提供了历史镜鉴。本书的章节设置以教育思潮的演变

为逻辑展开，分为以下几章。

作者在“导论”中提出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并解释了相关概念。从研究范围来看，作者精准界定了“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价值内涵与时空边界。作者以《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为起点，至1949年为终点，厘清了“图画”“形象艺术”“美术”等术语的内涵。从研究方法来看，作者融合了社会变迁理论、史料考证法、课程分析法以及审美批评视角，使得美育脉络的解读更加立体。第一章20世纪初“图画”课程进入学校系统，聚焦于20世纪初“西学为用”教育思想的社会呼唤，揭示了近代美术教育的技术化起源。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受到“西学为用”思想影响，其核心目标是培养实用型人才，主要教授机械制图、建筑图纸等“图学”技能，这种课程设置体现了美育服务于国家富强与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

第二章以“美感教育”为特征的学校美术教育发展，作者以同时期西方美术教育的发展思潮为切入点，探讨了“美感教育”理念如何推动美术教育从技术导向转向价值导向。作者梳理了蔡元培“美感教育”思想的教育智慧，分析了新文化运动对学校美术教

育的影响，以及1923年新学制颁布的《小学形象艺术课程纲要》与《初中图画课程纲要》中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阐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这一时期美术教育的影响。此外，作者还探讨了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及教学案例，认为美术教育应兼顾实用与审美，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

第三章“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美术教育思想的形成，作者聚焦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儿童自由画”的形成与发展，详细考察了日本山本鼎的《自由画教育》、德国齐泽克的儿童美术教学实践，以及陈之佛、陈鹤琴、罗恺司等本土教育家的儿童绘画心理发展理论，梳理了“美术教育应尊重儿童的天性”等美育理念。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研究了这一时期苏区颁布的图画相关课程教则，总结了相关的教学经验。

第四章以抗战宣传为主题的学校美术教育探索，探讨了特殊时期美术教育的功能重构与社会责任。作者指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美术教育的目标从“审美培养”转向“抗战宣传”，成为“团结人民、鼓舞斗志”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学校美术教育相关课程法规条则的更新、美术教育测量与评价工

具的出现、“工具论”与“本质论”的争辩，都体现了美术教育理论的深化。

作者在“总结语”中明确指出，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美术教育的理论建设需要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美育的实践创新应尊重儿童发展规律。当前，我国中小学美术课程改革强调“核心素养”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能力，这与近代美育从“技术”到“审美”再到“创造”的演进逻辑一脉相承。此外，作者还在附录中提供了近代美术教育的大事记、人名录、中小学美术教科书等资料，这些资料在美育如何处理“中西融合”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当代反思。

总之，本书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值得当代美育工作者研读。正如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钱初熹所言：“《历史的审视：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研究》是一部具有极高价值的著作。它不仅弥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而且为未来的学校美术教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作者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